

# 本處記事

---

## 蘭嶼雅美族八人大船入藏

喬宗恣 記

八十二年三月底，蘭嶼漁人聚落的謝加水先生來電表示有一艘作過記錄的八人大船，因為船組成員凋零，無法維護及運作，想出讓給博物館收藏。因本館位於臺東，離蘭嶼比較近，便於成員探視及後人認識屬於蘭嶼的大船文化，所以與本處聯絡。四月中，筆者與展示教育組饒瑞昌先生前往蘭嶼初步檢視該船狀況。

到達漁人聚落時，該船組現存成員及配偶十二位、已故成員親屬代表一位及其他親戚已在謝先生家的涼臺等候，謝先生再一次說明出讓大船的原因。原來船組成員有八人，以船組代表謝羅群為中心，成員關係如下：

謝	李	謝	謝	李	張	蕭	蘇
羅	萬	加	加	吧	清	天	光
群	居	雄	水	類	長	增	昌
自	岳	三	四	四	四	堂	堂
				弟	弟		
				岳	連		
我	父	弟	弟	父	襟	弟	弟

謝羅群與岳父過世後，謝的兒子在外工作，無法和船組一起捕飛魚，更使維護大船的工作產生極大的困難。這艘船不僅是大家的心血，蘭嶼少數仍在運作的大船之一，更是飛魚季節來臨時帶領船隊的船，對船組成員、漁人聚落甚至全蘭嶼都很重要。面臨這樣的情形，船組成員曾一再商議，如何解決。成員凋零無人替補，保養成了大難題，而想到或許交給博物館可使大船受到更好的照顧，並為即將

消失的大船文化留下記錄。這艘船由下水禮到現在約有十年的歷史，但沒有人記得確切年代。

接著謝先生及船組的其他成員帶著我們到海灘上看船。此船的船身十分完整，各項配件也十分齊備，甚至包括吸引飛魚的蘆葦火把。謝先生說明成員的位置與工作，現存的成員還坐在船中示範。我們對船的保存狀況十分滿意，回到涼臺時，向謝先生說明本處標本購藏程序及經費撥用情形，希望船組能了解配合程序規定，並能提供製作、下水禮、使用等相關的資料及工具，使這艘大船的意義更爲完整。經謝先生翻譯，船組討論之後欣然同意。我們才知道這艘船下水時曾有錄影公司來錄過影並在電視播放，錄影帶在蘭嶼紀念品店的出售。相對的船組成員希望籌備處能像船組一樣有房子來放這艘船，並能像船組一樣定期保養維護，愛惜與不捨之情溢於言表。後來才知道我們離開以後，部分成員爲船出讓已成定局而哭泣。時間已近中午，船組成員散去，在謝先生家叨擾了一頓地瓜、魚乾及煎魚組成的午餐後告辭。

離開漁人後，依紅頭、野銀、東清、朗島、椰油的順序繞蘭嶼一週，主要是想實地看看蘭嶼現有大船及住屋狀況。在東清、朗島的海邊尙有大船，但近前去看，船身保存狀況欠佳，修復恐極爲費事。

從蘭嶼回來，開始辦理評鑑購藏的手續，由於時間配合不易，天候不佳，直至九月廿五日，才邀集本處顧問江韶瑩先生與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曾振名先生至蘭嶼評鑑。當天早上，江先生、曾先生、吳佰祿先生（曾先生助理）、本處行政組李素珠小姐及我搭乘早班飛機往蘭嶼。和四月之行一樣，船組成員已在謝先生家等候，其中兩位有事到臺灣去了，不能一起陪我們看船。今年的飛魚季船組邀得已逝成員後代二位，和往年一樣領著大家出海捕捉飛魚。飛魚季結束後，大船收置在海邊的船屋中。江、曾兩位先生在船屋中，仔細地看了船的狀況，謝先生並示範如何量出船頭及船尾高度。再回到謝先生家中請教船齡、製作等資料。經取出下水禮時的照片，確定該船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完成，六月十九日舉行下水禮。造船的工作由同年二月開始，至五月完成船身，又花了一個月來雕刻。船的龍骨是謝氏兄弟的父親爲給兒子們造大船而種的，作有記號；由兩人已故的大哥謝羅群帶大家上山砍的；雞毛（即船首尾之裝飾）則是謝羅群獨力完成的。造船已使用新工具，但年長者用不慣新工具仍多使用原有工具。

船組的人提供了七件工具，此時謝羅群先生的妻子表示雞毛如同已逝的丈夫陪伴著她，實在捨不得。爲了保持船的完整，江先生與曾先生一再相勸，最後她終於讓步。時近中午，在蘭嶼吃了午餐後返回臺東，完成最後一道手續—撰寫評鑑報告。兩位評鑑委員對船的狀況給予極高的評價。

本處就評鑑結果決定購藏這艘船，於十月廿一日完成議價手續。當天由謝加水先生兄弟代表船組，終於在中午完成所有程序，並商量好交船的方式：由船組成員把船划到開元港，其後的搬運工作由本處自行負責。下午二位謝先生到本處民族學標本典藏室參觀，認出本處收藏的一枝家屋主柱是他們家的，可能是大哥賣掉的。兩人並各自選了盔甲穿在身上，先選了刀拍照；又各自選了杵，因本處尚無雅美白，他們選了造形近似的布農臼代替，作出舂米的動作。本處同仁問及要不要穿上丁字褲，他們回答：「不用了，反正是在博物館，隨便啦！」

其後相關工作人員為如何把船安全地運回本處大傷腦筋，最後本處呂理政組長提出以木架作為船及吊繩之間的緩衝，同時也方便放置及日後搬運，解決了搬運上最大的難題。由於原有的測量數據不足以製作木架，在十一月五日協同本組吳漢成先生三度前往蘭嶼測量船身深度及弧度。當日先在謝加雄先生家碰面，船組成員原以為當天即要付款，於是陸續來到，並對尚未付款有些不滿，經再三解釋終獲諒解。隨後前往船屋前的淺灘上測量，在船組成員的協助下很快就完成測量工作。中午與船組成員及家屬共進午餐，用餐的地點在謝加雄先生的新宅二樓。所有共餐的人圍成圓圈席地而坐，男性坐在屋子的內側，女性坐在外側，想是便於準備食物。主食有地瓜及米飯，副食有魚及炒胡蘿蔔，所有食物分成兩份，一份給男性，一份給女性。終於有機會看到男人魚、女人魚的分別了，我們也不例外，吳先生吃男人魚，我吃女人魚。大家邊吃邊聊，十分愉快。吃得差不多時，年紀最長的李吧類先生突然唱起歌來，不久其他成員也跟著和，如此唱和三四回，年長成員開始落淚，年紀較輕的也輕輕抽噎，完全不懂雅美語的我們也可以從歌聲中感受到悲傷。唱畢，謝先生翻譯大意如下：

（這次）是最後一次機會船組的人在一起，  
以後沒有機會了。  
（我們）為船的金錢等待，  
還沒有看到，  
我們要忍耐。  
為了船（我們）合在一起，  
大家要忍耐作船的辛苦，  
以後（我們的）孩子們還有沒有機會一起作船呢？  
也祝福博物館的先生小姐平安回到臺灣。

用完飯，飛機起飛時刻也近了，於是我們向船組及今天的女主人致謝告別。回到

處裡，吳先生即畫好木架草圖交人製作，正式開始運船的準備工作。至再往蘭嶼的十五天內，主要的工作便在聯繫負責運送的輪管處、保險公司及洽購船身與木架之間的緩衝材料，最後選用三公分管厚的P U墊及二公釐厚的P E墊。

待一切準備就緒，天候卻轉壞。與蘭嶼方面聯絡，得知天候亦不佳。雖然浪不大，風卻不『溫柔』，大船下水恐有困難，尤其在饅頭山一帶有大風，不過仍然可以試試看。原想等鋒面過境，天候轉好後再去，但新蘭嶼輪歲修在即，十一月十九日是最後一航次，於是決定無論天候如何，只要飛機飛行便往蘭嶼一趟，即使無法把船運回來，也讓等待多時的成員們放心。十八日下午把作好的船架及緩衝材料送到輪管處，由輪管處送到富岡漁港裝船，並與船組約好次日只要天候許可便將船先划到開元港，成員要求一定要有攝影機拍攝記錄才肯下水。

十九日，為把握時間及實現攝影的承諾，我與展示教育組夏麗芳小姐決定搭乘第一班飛機前往蘭嶼。至七點十分，一直未能聯絡上富岡，不確定新蘭嶼輪是否如期開航，但因臺東天氣轉好，久未見的陽光也露了臉，遂照原定計畫飛往蘭嶼。隨著飛機漸漸飛近蘭嶼，心情又沈重起來，蘭嶼雲層甚厚、風浪也大，連飛機都繞行紅頭降落，以避開饅頭山附近的亂流，那麼八人大船又怎麼過去？

下機後，蘭嶼大飯店專車的駕駛恰是同宗，十分熱心的把我們送到漁人。到謝加水先生家時，謝先生去整理坍下的地瓜田。謝加雄先生把我們邀到他的新屋去，一樓多了沙發和酒櫃。不久又來了兩位成員，大家傳看著上回量船時的照片。為了方便用電話，我們又回到謝加水先生家。到八點半，確定新蘭嶼輪因凌晨風浪太大並未開航，然而蘭嶼天氣有轉好的趨勢，於是仍請本處的楊淑玲、施志昌、吳漢成等三位同仁搭第二班飛機到蘭嶼來。九點十分，船組成員陸續到達。商量之後決定把放在船屋中的船推到海邊，天氣許可便把船划走。廿分，大家到達船屋，在青年的協助下，取下放在大船上的兩人小船，五個人齊力把大船推到離海約兩公尺遠的海灘上，用石塊架好。舀來一些海水倒進船身，檢查船身是否有漏洞；遇有漏洞用「varug」堵上。謝、張兩人分別取來舵及舵架裝上，其他成員繼續整理船。接著大家各自回家取來自己的槳及槳架裝在自己的位置上；兩位已故成員的槳由謝加水先生保管，原來的槳架受潮腐爛，已另作新的。

謝羅群先生嫁到紅頭的女兒不願出讓父親做的雞毛，把原來的雞毛取走。謝加水先生又仿了一對，雞毛是從鄰居的雞身上硬拔下來的。不能收藏原來的雞毛固然遺憾，但硬奪走父親留下的紀念亦非博物館所當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對新雞毛意味著雅美母子對丈夫、父親的懷念，因著有他的作品相伴而稍獲寬解。謝頗得意他的創意一用橡皮帶來固定雞毛，認為比舊的全靠插的方法好多了，又方便又牢固。

此時楊小姐等三位到達，放下行李便加入工作行列。十時十五分裝置工作完成，由謝加水先生帶著大家禱告，結束後大家唱起歌來。歌詞的大意是：

要離開大船了，  
樹木很多時，大樹是誰砍的？  
是我們船組。  
拿回來以後作成大船，  
作成以後雕好，才有雞毛。  
有好多芋頭、地瓜、香蕉，  
表示船的光榮。

帶頭捕飛魚，  
每次殺豬拜拜後，  
就可以捉到很多很多飛魚。  
如今要到臺灣去了，  
你放心，  
我們會到臺灣去看你。

好可惜啊，  
以後捉飛魚沒有船可以帶我們。  
船要離開了，  
船組的人好可憐。

船跟著我們已經很久了，  
不要傷心難過，  
人數已經不夠了。

唱著唱著，船組成員不分老少都淚流滿面，叫人在一旁看得都鼻酸，覺得取走船是一件很殘忍的事。唱了約一小時，大家擦了眼淚回到謝先生家商量划船時的穿著。我們則又在謝先生家叨擾了一餐，這回我們又成了客人，在屋子裡吃臺灣運來的菜、白米飯，和蘭嶼鮮魚煮的湯。十二點半，晴了又雨、雨了又晴的天氣似乎放晴了，船組決定以頭戴籐盔、身著籐甲的裝束把船划到開元港。匆匆扒完碗中的飯、取了行李，謝太太也拿出首飾及傳統服裝，到海邊去。因拉肚子早上只

露了一下面、最年長的李吧類先生也來了。成員之一的蘇光昌先生因腿疾不能參加，船組另找了三位親戚代替。成員的女眷著傳統服飾在船邊送行，並紛紛擺好姿勢，要我們拍照留念。約五十分，大船下水，大家先試了一下才划向開元港。船漸行漸遠，妻子們不放過拍照的機會，又拉著楊小姐照了些照片才回村子裡，並表示要喝酒來慶祝。因惦著船的情形，於是和他們約好等船到後再回來。

夏小姐搭乘同時來拍攝大船啓運的雅美青年蕭先生的車子先行前往開元港，我們則到機場搭飯店的車到開元港。到饅頭山附近才追上船，船速遠比我們想像得要快。到了開元港，看到蕭先生在新碼頭等候，於是便過去一起等。但新碼頭的斜坡上停滿了船，大船要怎麼上岸，一群人正七嘴八舌地討論，船組的成員已經把船由舊碼頭推上岸，並已分頭去找支撐船的石頭，我們終究還是錯過了大船上岸的鏡頭。船組表示船放在港口，和港警打聲招呼，他們會來看，而且應該不會有人偷。不過雞毛和舵架很重要，最好把它帶走。

這時港警也來了，好心地提醒我們該到鄉公所要一張公文才能放行。由於早已問過鄉公所與民政局，大船不在管制之列，本想只要打聲招呼即可，卻足足交涉了一個半小時，最後在民政局的協助下，立了切結書才順利放行。取到放行的公文後，黃阿忠先生才無奈的表示，因為以往有好幾次，外地人假研究展覽之名，立書取走本地文物，卻再無音訊，所以現在才特別嚴格。這時太陽西斜，本要同行的船組大概已經回到漁人了罷。

我們一行先到旅館安置了行李，趕到漁人，聚會已散。請謝加雄先生陪同到漁人的港警所取船牌。船牌是一塊木牌，約手掌大小，上面用毛筆寫了編號、船主姓名及船的大小，由船主自備；港警所則有船籍名冊，登記了同樣的資料。出海時向港警所領取船牌才能出港，據說這套管理辦法自日據時代沿用至今。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以謝羅群為首的八人大船的船牌，船籍名冊上也未登記，只有謝羅群的一人船牌。謝先生和港警商量，反正謝羅群已過世，船不可能再下海，就把他的一人船牌改成八人船也可以。於是取得了這塊改過的船牌。

廿日早上，確定新蘭嶼輪已起航，下午一點半左右抵開元港，我們有一個上午的時間可以調查蘭嶼現有的船況。依椰油、朗島、東清、野銀、漁人、紅頭的順序繞蘭嶼一週。由船屋的長度看起來，朗島應該還有六艘左右的大船。但船都收在船屋中，入口處又遮了起來，只能偷偷地看。因船身測量以人體長度為準，朗島的人高船也大而高，但雕刻花紋少，刀法亦較樸拙。大概我們停留太久，路旁正合力蓋房子的族人不太高興，要我們快走。東清則有兩艘十人船，一艘保存狀況甚差，另一艘是船齡只有四年的新船，兩艘船的雕刻都相當細緻。據說今年飛魚祭都下了水。野銀現有最大的船是一艘五人船。紅頭、椰油都看不到大船。

下午三點左右新蘭嶼輪進港，開始下貨。碼頭上人車來往，十分熱鬧，運送的東西由車子建材到蔬果零食，什麼都有。不時有好奇的人問我們船的事。由於船架放在內側，必需等其他的貨先下，先取下PE墊把槳及頭尾包起來。到五點左右，輪管處的人取下船架，吳、施兩位先生稍加修改後，大家一起把緩衝的材料用繩子固定在船架上。天色漸漸黑了，船艙裡的貨下完，搬船的時刻到了。因船身弧度甚大，又沒有著力點，爲了避免船抬起後滑落的風險，決定把船推上船架。吳、施、輪管處人員及四五位雅美人一共十多人，把船連推帶抬送上船架。釘好上面的橫木，將吊繩穿過木架下方，一聲吆喝，吊桿緩緩把船吊起，船在大家的注目下吊放在船艙蓋板上。放定後，我們又加了一些緩衝材料，儘量減少可能的風險。和郭事務長約好明早在富岡接船。這時約六點半，新蘭嶼輪的工作人員要我們先去吃飯，他們會再把船架固定在甲板上。吃完飯再到碼頭，岸上的貨已搬得差不多了，我們的船由艙蓋移到船艙與艙蓋之間，位置較低，前後有其他貨物，比原來的位置安全。

當晚估算搭早班飛機應可趕上新蘭嶼輪抵富岡碼頭的時間，於是決定不跟船，下機後直接到富岡接船，並聯絡吊車直接在本處工作室等。望著蘭嶼的夜空，明天應該可以順利把船運回處裡。到了半夜，屋外的風雨聲吵醒了吳。早上起床，外面盡是濃霧，風雨交加。準時到機場，七點半機場宣布關閉。確定新蘭嶼輪準時開航後，我們與臺東方面聯絡。在崔祕書及行政組洪、施兩位小姐及輪管處人員大力協助下，大船安全地送進工作室。

廿二日，天候稍轉好，我們一行五人搭機返回臺東，抵達臺東便直接到工作室檢視船的狀況。船沒有損壞，船內積水正慢慢由縫隙流出。木架長邊木條折斷一支，並且變形，取出船槳、槳架，稍作整理，算是完成了幾經波折的大船購藏及搬運工作。

最後謹以此文感謝所有爲購藏、搬運費過心力的人，尤其感謝船組給本處收藏這艘大船的機會。

